俗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俗砭
作者：方向瑛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檀几叢書》

婚娶擇吉，情理之常，亦人道，當正其始也。杭州人獨不然。拜堂後，宗族、親戚、男女、長幼互相拜賀，已極勞憊。拜畢，張讌演劇，遂至達旦。席甫散，復詣妻家拜謝。其家又留飲，抵暮始歸，比及成婚吉期已過一日。邊？相習成風，不知其非。即有見及此者，亦終未能改正也。然此俗他處未聞。

鬧新人最是惡俗，天下皆然。尊長、卑幼雜然無倫，奮老舉，塗墨臉，甚至脫新人鞋？？，實屬不堪，先大父禁止之。是夕，治具飲客，酒半，擇老成多子者數人，送新郎君入房，復出暢飲而散，斯爲得體。

《抱朴子・疾謬篇》云：世俗有戲婦之法。稠衆之中，親屬之前，問以醜言，責以慢對，其爲鄙瀆不可忍論。或蹙以楚撻或繫足倒懸。酒客酣醼，不知限劑，至使有傷于流血，踒折支體者，可嘆也。今此俗世，尚多有之。娶婦之家，新壻撻匿。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，謂之謔親。或裹裳而針其膚，或脫履而視其足，以廟見之婦同于倚市門之倡。誠所謂弊俗也。然以抱朴子考之，則晉世已然矣。歷千餘年而不能變，可怪哉。

京師舉殯，以送葬人多爲美觀，親族、朋友廣爲延致，多至五六百人。賃莊設席張樂，亦數十處。客至自衣赴席，至暮而散，不必臨喪次，亦不必見主人也。一日之費，富者千金，餘亦不下數百金。

都人出殯，舁親屬作作行。多者百二十人，最少亦二十四人。其旗旛諸項則小見行，亦必數十人。二行皆有頭目、畫地承應，彼此不得攙越，故任其勒索。多者三五百金，少亦二百餘，即此一事，富家猶不以爲費，中人之家則立盡矣。予庚申亾室之喪度力不能，

然無可如何，亦費至百二十金。如此惡俗倘能條陳嚴禁，亦阜財省費之大者也。

杭人于初喪之日，輒延親戚朋友，設宴茹葷。撤席然後入殮，舉殯之時筵宴演戲數日，始舉事。當此哀戚之時，反用吉禮，殊爲可怪。聞嚴司農、顧侍御諸公欲矯其弊，以身先之，然不能退也。

世俗遇親喪，男女年長及？者皆吉服婚配，云七內乘凶不忌，謂之擢親。夫服除戚禮，遲不過三年，乃亾親在殯，儼然合巹，不獨于禮不可，于心亦何以自安？昨在楊州，見人家亦有此，不獨江浙爲然也。仁和都弘齋前輩《弘藝錄》其言其非，則嘉隆時即有此俗矣。相沿至今，究不能改，何耶？

家禮凡祖禰逮事者，忌日有終身之喪。是日素服，不飲酒、食肉、居宿于外。曾祖以上不逮事者，服淺淡衣服，禮殺之。此義今人多不講久矣。

喪服之制：祖父母齊衰不杖期，曾祖父母齊衰九月，高祖父母齊衰三月，一本之義也。此外大功九月、小功五月、緦麻三月，比傍親，遞而殺之。今世俗不察，于曾祖稱功服曾孫，高祖稱緦服元孫，大謬，不可不亟正也。

葬者藏也，藏者完歸于土之義。人子于其親之完歸乃假之爲身家謀，爲後嗣計，一求于風水，再求于年月，各執其房分，而阻于卦？星辰之吉凶。各持其年命而撓于支干。龜筮之生剋，遂至數年數十年而不克葬，豈思生者禍福之來？尚未可必，而死者暴露之久已，大可傷也哉。故必照常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。惟風不露、水不滿、蟻不侵足矣。先儒之言曰：有水以界之，無風以散之，此風水之說也。

家禮舊本，于高、曾、祖、考、妣俱加皇字，今改作故字。故字近俗，不如用顯字。蓋皇與顯皆明也，其義相通。又無官者，妣曰某氏夫人，蓋婦人稱夫人，猶男子稱公也。今制二品方得封夫人，？如俗稱孺人。予按孺人，亦七品命婦之稱。然唐儲光儀詩：

孺人善逢迎，穉子解趨走。

則孺人爲婦人通稱，唐時已然。

喪禮稱哀子不稱孤子。今父喪稱孤，母喪稱哀，相習已久不可改。

點主，古禮也。今人務請官長縉紳，以榮其親。重幣華筵，所費不貲。中人之家每揭借爲之，殊似無謂。不若各隨所便，即閭黨中年高有德或文行並優之人，敦請主其事，禮不失而費省，亦善俗之一端也。

往見有投訃者，稱承重孫，又有承服孫，詢之則支子之子也。夫嫡子歿，嫡孫承重，禮也。乃支子歿，其子亦爲之承服。夫服可承乎？此大謬。然知禮者必不爾。

東坡在黃州，自奉不過一爵一肉，有尊客盛饌而三之，未免太簡。惟五簋爲得中，前？皆常行之。近日俗尚奢侈，尋常宴會，珍錯羅列。即有行五簋者，爲數雖減。而器具之精奇，餚品之豐腆，所費更數倍。名儉而實奢。不知何所？止。項吾友毛曾侯定爲八簋蔬菜，隨便？？，省費惜服，未知能遵行否也。

凡禮拜，惟曾祖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皆四拜。此外，伯、叔、舅、甥、翁、壻皆二拜。个人全不分別，俱用四拜。拜者受者皆爲失禮。今鄉會試，謁座師房。師先答二禮後受二禮，則固二拜也。主司如此，業師、庠師何獨不然？往見一刻本，辨此等禮甚晰，惜亾失。并不記是何書，附記于此。

京師禮文繁敷，相見必叩首，女人尤甚。凡小宴會，女必拜其母，婦必拜其姑，皆叩頭四拜，然後就座。卑幼拜長輩亦然。夫宴告坐不過一恭，休必爾。所謂邊于禮者也。

四方俗尚不同，要惟軌于禮而已。越禮違禮，總謂之失中。養痾無事，取所見昏喪、宴會諸事，略加辨正，非敢謂移易風俗，然從此各知循禮，于人心世道未必無小補也。艮堂識。